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二十三

晉紀

世祖武帝上

諱炎姓司馬氏河內人祖懿事魏武帝為丞相東曹屬嘗預謀
 議歷事文帝明帝時將兵與蜀丞相諸葛亮相持於五丈
 原累遷太尉明帝疾與曹爽受遺詔輔少主即位加侍中
 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曹爽共掌朝政既而陰謀誅
 曹爽天子幼弱軍國大權盡歸于懿懿薨子師嗣為撫軍大將
 軍輔政 師專權天子后父張緝與李豐謀以夏侯玄代師輔
 政事泄豐等為師所殺併廢張后天子以為言師廢天子而立
 高貴鄉公於是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不平舉兵
 討師移檄郡國為壇合盟師率兵討之儉等兵敗師卒于許昌
 弟昭將其兵還洛陽 天子進昭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鎮東將軍諸葛誕舉兵於揚州以討昭昭奉天子及皇
 太后東征誕等兵敗軍還天子進昭爵晉公相國以昭三世專

卷五十六

一

權政非已出不勝其忿率兵伐昭昭禦之成濟弑天子昭迎立
 陳留王是為元帝昭輔政遣鍾會鄧艾伐蜀平之於是功業益
 盛天子惟擁虛器又進昭爵晉王立子炎為晉世子魏咸熙二
 年八月晉王昭薨世子炎襲爵晉王世本

泰始元年配五月魏帝加文王世子曰太子八月文王卒太子嗣

為相國晉王九月以魏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票騎將軍票賦召

兒司馬望為司徒 冬吳西陵督步闡齒善表請吳主徙都武昌

從之。十二月魏帝使太保鄭冲奉策曰咨爾晉王予一人祗承

天序以敬授爾位曆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王初以禮讓

魏朝公卿何曾等固請乃從之於是設壇于南郊柴燎告上帝

大赦改元奉魏帝為陳留王即宮于鄴魚法切魏郡優崇之禮皆

倣魏初故事追尊宣王為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皇帝

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世本以石苞為大司馬鄭冲為太傅王祥為

太保何曾為太尉賈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票騎將軍安平王孚

為太宰未幾又以陳騫為大將軍與司徒義陽王望司空荀顛語

吳主 都武 昌 魏帝 禪位

武帝



封宗

尚仁

傳玄
請敦
風化

除漢
宗室
禁

武帝

切凡八公同時並置 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質任上姓劼切保也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又詔除魏宗室禁錮 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矯平天切正曲也通作橋太常丞許奇允之子也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受誅不宜接近左右請出為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夙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本傳有司言御史青絲紉斷直忍以忍二切牛絲也或作綠詔以青麻代之 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傳玄皇甫陶為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隆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各切謹也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然亦不能革也本傳

胡曰司馬氏取魏猶曹取漢也亂臣賊子之心未嘗不欲速顧勢有所未可緩以圖之歸於得而已矣司馬師既廢曹芳而猶

鑑三十六

二

立高貴鄉公司馬昭既弒曹髦而猶立元成者姦人圖大事固亦欲十全而不遽則得之亦稍安若肆其兇力非不可亟取然不旋踵而禍及矣王莽董卓朱溫是也黃雀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其後姦人之智足以及此矣以昭為晉王受殊禮之節觀之亦可謂魏氏有教化風俗使司馬昭畏名義而不敢取乎 穎濱曰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擁昭立宣廢昌邑斃燕盍誅桀羊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避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耶

二年正月群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王于放切太玄曰五行用事者七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本傳 二月除漢宗室禁錮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經從行衰千回切

世謂曰喪在曾前經 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

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

能改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

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

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

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

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

無復君臣也乃止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

終苴經之禮苴千餘切麻之有子者喪以為沈痛况當食稻衣錦

乎既於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

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曰宰我之言

省息井切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世本紀及

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

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

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整履正上陵之切理至

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傳之徒固

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大鑑五二一

三

吳主以陸凱為左丞相萬彊六為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已惡鳥

羣臣侍見莫敢舉目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粹有不虞粹

州之民汴流供給汴桑故切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

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

盡無為而國財空臣切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

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

危險壻確上秦昔切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日從歌謂之謠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

明民心與天意矣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科出宮女清選

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傳吳志孫皓九月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不

便者皆不可隱情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

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初并圓丘方丘之祀於南北郊 十二月

(吳)主還都建業 還讀

三年正月立子衷為皇太子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使百姓絕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

不赦(世出) 司隸校尉李憲許記劾奏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

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

請貶其謚詔曰友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繆眉救切矣也其考竟以懲邪

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問憲元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

司直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申救羣僚各慎所司

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睦宣帝之弟子也(世本紀)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

濤而褒李憲其於刑賞兩失之使憲所言為是則濤不可赦

所言為非則憲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

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

謂政乎創業之初而政本不立將以垂統後世不亦難乎

卷五十六

四

徵健為上崇馬切郡李密為太子洗馬陳官屬秩比調者因語

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

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

也(世密) (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

起土山樓觀樓重屋上觀也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

不聽(世吳志)是歲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汗音寒鮮甲首

四年正月賈充等上所刊修律令帝親自臨講使尚書郎裴楷執

讀中書侍郎張華請抄新律死罪條目懸之亭傳知懸切釋邊也

又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黜音切退也陟進預奏古者黜

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泥乃計也水止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

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具懸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

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

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

曲惠 不赦

刑賞 兩失

李密 顧影 無儔

修法 令

杜預 奏考 課法

武帝

王祥
理致
清遠

疏素
終三
年

石苞
待罪
都

羊祐
輕裘
緩帶



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
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摠集採按其
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發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

右子賢切左手足不如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
輕重者準則量度其優劣也微加降殺上古巷切下也不足曲

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台音協當委監司隨而彈
之上徒干切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

亦無益也事竟不行本傳四月睢陵元公王祥卒門無雜弔之
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

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文明皇太后王氏殂帝居喪之
制一遵古禮已葬有司奏既虞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

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
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

乃許之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本傳大司馬石苞
久在淮南威惠甚著淮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帝

鑑五十六

五

疑之遣義陽王望帥大軍以徵之苞辟河內孫鑠為掾鑠先與法
陰王駿善駿時鎮許昌鑠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

無與去聲於禍鑠既出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苞從
之帝聞之意解

五年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雍於用切即禹貢雍州謂西北也以
胡烈為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

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 帝有
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祐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

將軍衛瑾古玩切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側封切本傳鎮東
大將軍東莞王佃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符悲切國名古睢陽祐

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
戍邏之卒戍傷遇切守邊也以鰥田八百餘頃墾口很切其始至也

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
不被甲鈐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本傳吳左丞相陸凱疾病

吳主遣問所欲言凱陳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脩及族

陸凱

李拜二傳

匈奴改姓劉氏

吳主信誠

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凱尋卒十二月有奏東宮施敬二傳其儀不同帝曰夫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礼

六年四月吳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疆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餐古食字千安切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七年正月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寇并州監軍何楨屢破之潛以利誘其左部帥李恪恪殺猛以降 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平今遣歸

八鑑五十六

六

田里終身不得復用本傳 (吳)人刁玄詐增識文玄黃旗紫蓋見

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陽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

皇后及後宮從牛渚西上渚字與切在丹陽蕪湖一名采石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

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上丁老切戈平頭戟也倒戈謂反以自攻吳主聞之乃還帝遣

義陽王望統軍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罷 北地胡寇金城涼

州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內叛阻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弘軍敗而

死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列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

緩邊之材也將為國耻時弘為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命帝以為

騫與弘不協而毀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切歎

息以為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

帝乃悔之 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為太子充頗有力故

益有寵於帝充為人巧詭與太子太傅荀勗中書監荀勗越騎校

尉馮統感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為憂侍

中任愷曰刻刻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



夕陽

幼曾

充父

子妃

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乃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其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勗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執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於是荀勗荀勗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本傳分益州南中四郡置寧州

胡曰司馬氏經營大業其人材多在宣景文王之世至武帝即位為公輔大臣者蓋鮮賢才矣而賈充親曾弒君罪在成濟之上乃輔相初政而馮統荀勗荀勗又皆小人而據要位相與黨友獻納姦諂離齊王收納賈充女為太子妃晉之亡也用此二事而武帝不之悟也賈充亡魏又亡晉非人之不祥者欤康節先生深明易數以晉之禍本於夕陽亭之一言石勒長嘯于上東門亦悠悠耳師昭廢二主殺一君欺人幼孤以奪其國曾不冉世稱兵相屠起自兄弟叔姪而非他人也出乎爾反乎爾可不信夫得之不以其道而欲長有也難矣

鑑五十六

七

八年二月安平獻王孚卒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帝即位恩禮尤重孚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 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忠謹之言言多曩切唯患不聞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王濬為益州刺史濬為羊祜參軍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濬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籍上流之執密表留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屯田兵大作舟艦戶黠切戰船四方別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頃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却功夫已成執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

王濬
大作
舟艦

武帝

以木為城起樓櫓宇集望樓也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栝蔽江而下栝方發切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栝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橫胡音切關也七月以賈充為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與侍中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執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既而充愷以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觀轉希充因與荀勗馮紘承間共譖之間若竟愷由是得罪發於家八月吳主徵西陵督步闡闡善闡出在西陵猝被徵自懼有讒擄城來降詔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事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帝遣荆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救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眾其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

鑑五二六

八一

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激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契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眾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倍效口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足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眾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漸漬猶濕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重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孫遵循南岸禦羊祜留慮拒徐胤自將大軍憑圍對肇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不脩德政專為兼并之計世吳志抗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

羊枯
修德
信

陸抗
求藥

鄉邑
無不
義

王衍
傷化

段灼
辨艾
忠

武備

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襲帝入切春秋經將帥有欲
 進譎計者譎古火也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粘出軍行其境刈穀為
 糧皆計所侵送納償之每會眾江河遊獵常止晉地江河漢若禽
 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
 服粘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粘酒粘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
 粘粘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
 酖直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
 分界而已分符問切守也界竟也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
 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具彰其德於粘無傷
 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
 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
 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
 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上從谷切慢也黷也
 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
 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

八鑑五十六

九

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小大之執異也况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
 哉吳主不從羊粘不附結中朝權貴苟助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
 王衍嘗詣粘陳事辭其清辯粘不然之衍拂衣去粘顧謂賓客曰
 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粘
 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粘時
 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粘等傳及
 九年吳以陸抗為大司馬荊州牧 齊鄧艾之死人皆寃之而朝
 拜無為之辨者及帝即位議即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
 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
 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切以為艾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
 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者
 悖逆之心悖逆也切逆也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陛下闡弘大度
 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
 定謚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
 下死矣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

葛亮 思諸 不韋昭 紀

絳紗 綴

山公 啟事 山濤 薦嵇 紹

王哀 不就 碎 淚著 樹枯

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為郎中趙三國 趙艾傳 吳韋昭領左國史吳主欲為其父作紀昭曰文皇不登帝位當為傳不當為紀吳主不悅漸見責怒憂懼自陳老求去侍史二官不聽吳主飲群臣酒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摘他歷切批 昭但難問經義而已吳主以為不奉詔 積前後嫌忿遂收昭付獄昭因獄吏獻所著書異以此求免而吳主怪其書垢故更被詰責 問責也 遂誅昭鮑本 七月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中選者以絳紗繫臂公卿之女為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

十年分幽州置平州 七月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堪為嗣常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枕之任切 叔父駁女並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 八子个

鑑五十六

許之 以前太常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選項續項亮

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者啓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

之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言之於帝帝益

親愛之濤甄拔人物甄籍延切甄 察也按權也 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

事樞傳 濤薦嵇紹於帝請以為秘書郎帝發詔徵之紹以父康

得罪屏居私門屏必到 切隱也 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

時猶有消息况於人乎紹乃應命帝以為秘書丞初東關之敗文帝問

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

怒曰司馬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儀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

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于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

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

門人為之廢蓐我上力竹切下牛何切小雅詩也 家貧計口而田

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為刈麥哀輒棄之遂不

仕而終紹等 臣光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

陸抗
請守
西陵

周
三害

陳達
議終
喪

杜預
議三
年之
喪

杜預
請建
河橋

武帝

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蕩音易在司州魏郡蕩陰

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也上方煩切昇既也表外也

既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轉雷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

倒懸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去易守亦復易

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

屬朱欲切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

蜀文名重於世西三國吳本傳初周勛之子勳勳符旂力絕人不修

細行鄉里患之憂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

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勳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

居有刃龍之屬能率魚飛并子為三矣勳曰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

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砥掌

帝及群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達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

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

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於金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

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

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

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表倉回切亦作襪說文太

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

年帝從之出杜預傳

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

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

之詩正為是矣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辨則辨矣臣謂不若陳

達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九月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

歷聖賢而不作必不可立故也預因請為之及橋成帝從百寮

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

其巧杜預傳是歲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

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後所乘車足

地不履

羊祜請伐吳

孫皓暴過劉禪

吳平胡白定

武帝

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咸寧元年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將還幽州

刺史衛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十二月

大疫洛陽死者以萬數

二年春帝得疾甚劇及愈群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氣死亡者為之

愴然諸上禮者皆絕之 十月以汝陰王駿為征西大將軍羊祜

為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吳為荆陽

交廣之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上古衡夫

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

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并亡并讀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

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執均力敵耳若輕

重不齊疆弱異執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

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

成都今江淮之險不如劔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

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乎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

鑑五十六

十一

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

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

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執分形散所備皆急已漢竒兵出其

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孫皓恣情

任意與下多忌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上說逆切有被兵

目者不如中國雖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保

還趣城池趣讀曰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

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為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

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伐吳為不可祜

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

更古衡切時哉維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本傳立皇后楊氏十二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為車騎將軍

尚書褚碧如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

徐曰伐吳之舉賈充欲腰斬張華以謝天下其不欲興兵可知

武帝以為大都督幸充庸才固不能以生事如其不然方且沮

揚班 議封 建

壞成計意外掣肘以快一已之私憤何以平矣乎

三年七月衛將軍楊琬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

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扞侯切又異姓諸

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

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

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徙扶風王亮為汝南王出都督豫州琅邪

王倫為趙王督鄴城上魚怯切魏郡又徙太原王顥魚容切為河間

王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悉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

胡鬼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濮音卜古昆為新都王遐為清河

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徙封羊祜為南城郡侯

祜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

之外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

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也

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諸部大人共詣而殺之既而烏桓王庫

賢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謂諸大人曰可汗河干切恨汝曹讒殺

太子欲及收汝曹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子悉
祿立其國遂衰

四年正月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帝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以面

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

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

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

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

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

人也補傳七月司冀充豫荆揚州大水螟傷稼螟食穀者詔

問王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

劇宜救充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阪繕以蓄水繕時戰也外餘皆決

漑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螺音盧戈切屬大者如斗出日此目

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淤音依據切流文收數鍾

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種牛朱用切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

耕稼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責其租

羊祜 焚草

陳代 吳許

武帝

鑑五十六

十三

杜武庫

林撫帝

焚維頭

碑

傅玄 臺閣 生風

統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

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本傳十月

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

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

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

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官官屬為設宴

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給使

張泓鳴弘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子

六切下資昔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

奴幾破汝家本傳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

殿前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本傳羊祜疾篤舉杜預

自代乃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帝哭之甚哀

南州民間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

好遊峴山上胡向切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

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本傳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

益五二六

十四

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

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十

二月朗陵公何曾卒曾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隸校尉劉毅劾

奏曾侈汰無度多尺氏切泰也汰它帝以其重臣不問及卒傅士

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域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

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謚法謚神至切名與實爽

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繆醜公帝策謚曰孝本傳前司隸校

尉傅玄卒玄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著帶竦踊不

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懼震懼也臺閣生風玄與尚書左

丞崔洪善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

本傳

五年正月鮮卑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為

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且且能平之帝曰必能

平賊向為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

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乃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

武帝

陸隋
無武
絳灌
無文

齊
攸勸
除劉
淵

吳主
剝人
面

王睿
杜預
請代
吳

武帝

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橫戶孟切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居約切三十挽弩九石者四鈞取

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初魏武帝

分南匈奴為五部以左賢王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幼而儻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常恥隋陸無武絳灌無文隋陸遇高帝而

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如字猿臂通臂也善射膂力過人為任子

在洛陽王渾重之屢薦於帝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喜對曰陛下誠能假劉淵一將軍之號劉淵其先匈奴冒頓漢高祖以宗女

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射上奇奇切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每相稱薦適足為

患耳因歎郝流涕既切歎息也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

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

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諺言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為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盡力益州刺史王

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

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今朝臣多

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

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鋒當雖入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

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

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荖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推通回切枰局

大舉代吳

賈充為大督

馬隆渡温水

斬樹機能傅咸議省官吏

武帝

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
願勿以為疑帝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量呂張切量
賈充荀勗馮統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
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筭乎吳志浩

傳十二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上同都切

堂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

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唐彬

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王伐切大斧

之大都督以冠軍冠古阮切言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

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

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節充馬隆西度温水

樹機能等以眾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陝隘乃作扁箱車為

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眾自隆之西音問斷

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

曰詰去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

鑑五十六

十六

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

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本傳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

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

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

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

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

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

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所景切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

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

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激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

寺并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

減其半恐文武眾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

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上直隴切

考異曰四年正月丙戌賈充等上律令帝令裴楷執讀刑法志云
泰始三年事畢表上今從武紀裴楷傳云文帝時詔楷於御前執

讀今從刑法志

七月癸酉賈充督秦涼

三十國春秋晉春秋充出並在八年二月按武帝紀充出在此月蓋二春秋以太子納妃在八年二月致此誤也

八年濬造舟艦

華陽國志云咸寧三年三月濬受詔作船按濬表云作船七年則國志不可據也

咸寧四年十月衛瓘撫牀帝令太子浚尚書疑事

三十國春秋在

泰始八年按瓘傳泰始初為青州刺史徙幽州八年不得在京師瓘傳在遷司空後按帝紀太康三年賈充率十二月瓘為司空故移在入為尚書令下

五年十一月馬隆轉戰而前

隆傳曰或夾道累礮石賊被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礮賊以為神按此說太誕恐不可信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晉紀

世祖武皇帝下

杜預向江陵鐵鎖橫江

周旨虜歌

兵威如破竹

張悌死社稷

太康元年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傷遇切守邊者城戍同義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音絨丹陽監軍也盛紀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積音七迹切並有石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錐外惟切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為之輒筏也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著音陟略也又作大炬輦而燒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融音余中切炊氣上出於液夷益切流膏也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武志切又昌志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

鑑五十七

帳下虜歌而還乙丑杜預進攻江陵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沅馬素切沅水出牂柯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胡奮克江安王戎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降杜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藉音慈夜切借也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數雙遇切賈昌朝音辨云數計日也皆迎刃而解佳買切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之水軍必至此宜畜眾力以待其來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眾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眾纔七千閉柵請降柵測革切編立木為諸葛靚欲屠之悌曰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

武帝

吳師
大敗

張
就死

杜預
不制
王濬

吳主
請降

歸功
羊祜

武帝

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周浚結陳相對結締也陳音陣也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眾亂將軍薛勝因其亂而乘之大敗吳兵于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為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眾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執甚盛吳人大懼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伉皆臨近境

鑑五十七

二

吳主用光祿勳薛瑩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伉以請降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止讀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帆符咸切舟上幔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譟呼也吳主皓面縛輿觀縛符攬切縛手地觀初觀也詣軍門降濬解縛焚觀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部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也預濬等傳及吳志皓等傳

臣光曰破虜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川洛泮掃靈寢有足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眾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文帝承父兄之列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波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有荆揚薄于南海傳祚累世宜矣復觀景帝明惠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懷殘虐深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功也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為後圖

賈充
張華

賜孫
皓歸
命侯

吾彦
嬰城
不

雖要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
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轅轅
上音還下音袁關而吳已降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四月
詔賜孫皓爵歸命侯大酺五日酺音蒲說文王遣使者分詣荆湘
撫慰吳故守已下皆不更易上居行切改也除其苛政悉從簡易
吳人大悅 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上苦管切誠獨
建平太守吾彦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琅邪王伧遣使送孫皓及
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與其太子瑾等泥首面縛詣東
陽門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拜瑾為
中郎諸子為王者皆為郎中 五月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
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
誓上康禮切下寫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
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繫人目剥人
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
耳充默然甚愧

鑑五十七

三

黃曰賈充晉之權臣王濟晉之主婿皆一時之寵倖得勢也而
皓以亡國之餘假息於晉方惴惴自保之不暇而乃於言議之
閒面諷二臣之失而卒使赧然羞愧而不敢與較者蓋天下之
理曲直而已 林曰無瑕者可以錄人

爭功
渾濬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
降意甚愧忿將攻濬忿敷粉敷問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
解渾與濬爭功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
公主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渾
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
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為
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封
琅邪王伧二子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尚書
關內侯張華進封 廣武縣侯增邑萬戶荀勗以專典詔命功封
一子為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命以平吳策
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王濬自

武帝

王濬 陳伐 功

秦秀 訟王 濬屈

杜預 餉費 要

晉戡 干戈

山濤 言不 武宜去

郭欽 請徙 戎狄

武帝

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祖也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房吻切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旋旬緣切復返也飾之切維旄之旗沛然而垂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藺良刃切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習中是吾褊也褊狹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於汲切憂也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濬志皓等傳及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戍傷遇切又引洹洧水洹洧音育洧水在魯陽東經襄城入洹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曹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下以式亮切饋也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餉預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國一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詔曰昔自漢

鑑五十七

四

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韜他刀切戢則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韜切皆藏也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賓服也屬附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壤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本紀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然切本山名東胡之別種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因退保此山遂以為號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橫古孟切大橫不可也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北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雜昨合切謂內諸郡者雜居不一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策也帝

帝事遊宴帝車

劉毅以帝方桓靈劉毅糾繩豪貴

石崇富於財

傅咸請詰奢

武帝

不聽本傳

二年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

政事掖庭上羊益切按韋昭云以為掖庭也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

之至便宴宿宮人競以竹葉挿戶監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后父揚

駿及弟玠招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執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

臣多被踈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鮮甲自塞外入居遼西棘

莫護跋自塞外入居遼西號慕容部鮮甲自塞外入居遼西棘

始見於此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十月始寇昌黎

黃曰女寵既盛是以三楊用事心術既壞是以暗於知子卒至

八王稱兵五胡亂華終晉之世禍亂相仍而不得寧知乎此則

知大學之道治國家必先之正心誠意真知治之本也

三年正月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喟口愧

也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

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

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毅為司隸糾繩豪貴居

無所顧忌皇太子鼓吹尺為切入東掖門毅劾

奏之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息救與帝有舊恩典禁兵豫機密十

餘年恃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琇於

毅毅許之都官從事程衛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

奏琇所犯狼籍上曹當切下秦音切狼籍草而卧其草然後言於

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以白衣領職琇景獻皇后之從父

弟也後將軍王愷苦亥切文明王后之弟也散騎常侍中石崇苞

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拾漚金拾盈之切米

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常以珊瑚樹賜之珊瑚干切

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

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眾愷怛然自失怛往切車

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

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

八鑑五十七

五

李

張華

馮統
諸張華

賈充
宜謚
荒

荀勗
諸齊
王攸



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詰去古切奢不責問也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助侍中馮統統都感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統侍帝從容語及鍾會從七恭切猶休燕也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智愚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軌居有切法也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替首曰陛下既然而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置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

鑑五十一

六

李

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華出華統魯公賈充薨世子黎民早卒無嗣妻郭槐表欲以充外孫槐胡瑰切韓謚為世孫謚莫揭切本姓韓賈充外孫充子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大宰始封後者皆不得以為比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胡曰賈充兇邪諂佞如此幸而死於牖下乃以謚傳為憂是其心亦知平生之非常不自慊義氣不充終身有餒是其服華衮位上公惴惴然猶穿窬之慮敗獲也又曷若為善之樂且泰哉且充身荷寵祿二十餘年豈非命與循義而行聽命所制必無宜貴而賤宜富而貧之理然則其為不善殆亦徒然不能見已定之命也是故君子力於為善順受其正而已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珉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今齊王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

薛榮
在四
五之
淵

秦秀
請留
齊王

齊王
敬覽

荀勗
止帝
哀

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冬詔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王
室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為
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
王亮楊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既無偏重相傾之執又不失親親
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喜中護軍
羊琇侍中王濟皆切諫帝並不從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
或謂其郡陸喜曰瑩於兵士當為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
得為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兵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
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
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温恭脩慎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
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
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為第一乎傳

卷五十一

七

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事過博
士祭酒曹志志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
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以為當如博士等議
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
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之 三月齊獻王攸憤怨發
病乞守先后陵帝不許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
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
薨如子罔嗣初帝愛攸甚為荀勗馮統等所構欲為身後
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曰齊王薨死殯社稷之福也陛
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
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並出攸志

管見曰攸既死諛夫亦可以已夫武帝慟哭發於中情又為荀
勗馮統所折為之收淚絕天性止繫一言詩三千篇存之者十
之一而采芩青蠅巷伯巧言何人斯十月之交之什聖人皆存
而不削于以見雖大聖人量如天地亦惡諛人之為害也

武帝

青龍

陳羣
置中

劉毅
請罷
中正

上品
無寒
門下
品無
世族

中正
為姦
邪
魏立
九品



五年正月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尚書
 左僕射劉毅表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
 也尋察舊典無賀龍之禮帝從之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
 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
 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 銓此絲切以為九品有言行脩
 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
 正或非其人姦蔽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
 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執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
 訐之忌 訐居謂切謂 用心百能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
 成臣竊為聖朝耻之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彊弱
 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執族一也
 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
 其任而輕其人使駁違之論 駁北角切言 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
 於大臣二也本立格之體為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
 也今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

鑑五十一

八

法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
 之縱橫任意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四也一國
 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而
 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
 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者欲以治民也今常
 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空
 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
 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
 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
 上不列其善各任愛增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統
 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
 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
 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亦上疏曰魏氏承喪亂
 之後人事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為一時選用之本
 耳今九域同規六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咸用土斷

上晉行

王濟不答

帝令親者魏舒

復五帝位

奪我鳳凰池

帝以聲色成疾

武

都切決也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以土著為斷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卿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始平王文學李重上疏以為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并讀曰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然不能改也是歲塞外匈奴胡太阿厚胡名帥部落來降帝處之塞內西河罷寧州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護之

六年正月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渾子濟為侍中渾主者處事不當濟明法繩之濟從兄佑素與濟不協因毀濟不能容其父帝由是疎濟後坐事免官濟性豪侈帝謂侍中和嶠曰朕將焉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乃召濟切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謔常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七年正月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能舒所為劇陽子罷能舒所為劇陽子罷能舒所為劇陽子罷能舒所為也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鑑五十七

九

十年初鮮卑慕容廆廆之子歸與宇文部有隙為天授鮮卑其後以為廆廆請討之朝廷弗許自是咸犯邊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疆疆之後數侵掠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旣仁昭旣胡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徙河之青山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十一月尚書令荀勗卒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勗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邪

林曰古之仕者所以行君臣之義不以得失為榮辱後之仕者君臣之義未見其所行而其得之則以為身之榮故入為學館則為登瀛州失之則為身之辱故其不在中書而遷為尚書則以為奪我鳳凰池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之以亮為侍中大夫司馬鎮許昌徙始平王瑋瑋為楚王都督荆州濮陽王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並假節之國立皇子又為長沙王顗為成都

適為
廣陵
王
適奉
帝入
簡中

劉寔
為廣
陵王
博
劉寔
請崇
讓

劉頌
請封
建

人主
宜執
要

武帝

王熾為豫章王演為代王皇孫適為廣陵王出本初帝以才
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適如律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
五歲牽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
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
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東瑋
充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偏復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皇
孫適高選僚佐本傳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
王傳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
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為人所讓最多者用之
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出爭則優劣
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則讓之者多矣雖
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難
本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
直繩御下此誠時宜也然至於矯出救弊自宜漸就清肅譬猶行
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為社稷

鑑五十一

十一

計莫若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
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者其執不足獨以有為其齊此其難陛下
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
泯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之敝循周之舊
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是以
聖王之化執要於已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
夫居事始以別能否其難察也別彼列因成敗以分功罪其易識
也今陛下每精於造始而略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誠
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
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
諸卿奉成於古制為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
大綱若丞相之為歲終課功校簿賞罰而已斯亦可矣今動皆受
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
細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
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彊而又懼職

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在其
中矣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猾戶八切於猾則害政之
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勳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之心餘烈匡
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至夫脩飾官署
凡諸作役恒傷泰過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
者也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為過矣帝皆不能用本傳
制曰晉書贊稱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符御宗敷化導民絕
縑綸之貢去彫琢之飾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
容岱紹許竒雖仇讎不弃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
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筭於
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獯鬻削迹揚越為墟
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而驕泰之
心因斯以起加以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
於禍亂宮車晚駕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為踈連兵競拔其本
棟梁回忠而起偽擁衆各舉其威海內板蕩宗廟播遷且知子者
慨焉

鑑五十七

十一

右武帝在位二十六年壽年五十二

考異曰

大康元年山濤言不宜去武備濤傳云與盧欽論之按欽咸寧四
年三月已卒

二年十月慕容涉歸寇昌黎帝紀云慕容廆按范耳燕書武宣紀
廆泰始五年生十五父單于涉歸卒太康四年也此年入寇當
是涉歸

五年罷寧州置南夷校尉地里志太康三年廢寧州置南夷校尉
今從華陽國志

六年正月劉毅卒晉春秋在七年十月今從本傳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